

附錄

附錄一 霧社事件年表

年代	日期	事 件
1897 年	1 月	「深嶠大尉事件」踏查臺灣橫貫鐵路中部路線的深嶠大尉一行 14 人在土魯閣社（仁愛鄉合作村靜觀部落）附近被殺。
1902 年	4 月	「人止關事件」埔里守備隊與霧社群在人止關附近發生戰鬥，中山中尉以下 18 人輕重傷。
1903 年	10 月 6 日	「姊妹原事件」日本人唆使布農族假借物資交換之名，誘騙霧社群至兩族交界之地，灌醉後展開殺戮，霧社群巴蘭社損失慘重。
1906 年	4 月	「埋石山方面隘勇線前進行動」佔領霧社。
	5 月 31 日	「守城大山隘勇線前進行動」舉行對霧社群的「和解式」。
1907 年	1 月	臺灣總督府，決定「蕃地經營方針」（佐久間的第一次五年計畫）。
	3 月	霧社的隘勇線部分前進。
1908 年	4 月	於霧社設置警察官吏駐在所。 霧社三等郵便局配合成立。
	9 月 24 日	三叉分遣所管區內隘寮，有隘勇遇害。霧社蕃密報此為「陶茲阿」人所為，把罪名嫁禍給「陶茲阿」人。
	12 月 17 日	「霧社方面隘勇線前進行動」。警部以下 598 人與搬運工 660 名，到第 2 年 2 月下旬為止，完成總長 9 里 13 町；36.76 公里的隘勇線。
1909 年	1 月	「陶茲阿」群因極力反抗隘勇線的推進，而被連續砲擊 6 天。
	3 月至 5 月	「霧社方面隘勇線前進後續行動」日方延長北港溪隘勇線，使左側可壓迫福骨群（發祥村）與馬勒巴群（力行村），右側可克制道澤群（精英村）與土魯閣群（合作村）。
	5 月	荷戈「Hoko」駐在所。托洛庫「Truku」駐在所。
	10 月	新設蕃務本署（署長大津麟平就任）。
	10 月 17 日	與「陶茲阿」再次舉行「和解式」。
1910 年	2 月	「新隘勇線擴張計劃」，「卡奇克」、「塔卡南」再度受到來自「巴蘭」、「荷戈」兩

		方面高地砲臺攻擊。
		近藤儀三郎娶莫那魯道之妹狄娃斯魯道為妻。
	12月15日	「霧社方面討伐行動」。南投廳當局執行霧社鎮壓，直至隔年（1911年3月）。
	12月17日	自三角峰、立鷹二砲臺砲轟「托洛庫」群諸社。
	12月22日	「托洛庫」與日警「和解」。
	12月26日	「陶茲阿」群也再次與日警「和解」。
1911年	1月	「霧社方面討伐第二次行動」。命警部長崎重次郎進入「庫嶋」、巡查近藤儀三郎入馬赫坡安撫，並於「庫嶋」社上方高地設置砲臺砲轟「波阿倫」、「斯固」兩社。砲轟「巴蘭」、「西巴烏」、「托干」三社。
	1月16日	再次與「陶茲阿」、「托洛庫」舉行和解式。
	2月	「撤廢南投廳內各社之頭骨架行動」。命霧社群與萬大群交出保存的頭骨1015個，加以掩埋。
	3月	馬赫坡「Mahepo」駐在所。
	4月27日	第一屆蕃人日本內地觀光團歸臺。
	7月	「巴蘭」、「荷戈」頭目為中心的起義計畫被發覺（萬大社密告）日警加以鎮壓。（參與的社，荷戈、波阿隆、斯庫、陶茲阿大部分、托洛庫的布西西卡）
	8月	陶茲阿「Toda」駐在所。
	9月	「眉原群方面隘勇線前進」
1912年	2月	眉溪「Baikay」駐在所。
	4月	「白狗、馬勒巴方面隘勇線前進行動」
	7月4日	佐久間左馬太，巡視霧社地方。
1913年	9月	「南投廳全面禁止文面」
1914年		※由1914年至1928年，共修了14條山區警備道路。包括：內太魯閣道路（即合歡越嶺道）、能高越嶺道、八通關越嶺道、石鹿道路、匹亞南道路、巴福越嶺道、大甲溪道路、北坑溪道路、角板山三星道路（後來的北橫公路）、蘇花道路、內本鹿越道、浸水營道路、臺東屏東道路（知本越道路）、關山越道路等。
	4月1日	設置霧社支廳。
1918年	6月30日	能高越嶺道路（自霧社經今精英村廬山部落穿越能高山隘口，再沿木瓜溪至花蓮

		銅門) 完工。 波阿隆「Boalun」駐在所、屯巴拉「Tnpara」駐在所、尾上駐在所、能高駐在所。
1920 年	9 月 1 日	臺灣地方制度大變更，設置能高郡（包括埔里鎮、國姓鄉、仁愛鄉）警察課霧社分室，屬臺中州（今南投、彰化兩縣及臺中縣市）。
	9 月 20 日	梨山發生「薩拉茅事件」，霧社地區各族群被動員參加「討伐」。
1921 年	6 月 3 日	花岡一郎（Dakkis・Obin，13 歲，霧社群荷戈社人）、花岡二郎（Dakkis・Nawi，12 歲，荷戈社人）自霧社公學校畢業，進入埔里小學校就讀。
1925 年	2 月 23 日	花岡一郎通過臺中師範入學考試，成為第一個原住民師範生。
1928 年	11 月	埔里武德殿。總共動用蕃地警察職員：3703 人次，蕃人出勞役：2915 人次，需要總經費預算：9500 餘圓。從「守城大山」搬運至埔里，將近 20 公里的路程，以勞代金的方式工作。
1929 年	10 月 27 日	花岡一郎與川野花子結婚，花岡二郎與高山初子（高彩雲女士，原名 Obin・Tadao，荷戈社頭目 Tadao・Nogan 之女）結婚。
	11 月	伊那戈「Inago」駐在所。
1930 年	4 月	◎霧社產業指導所完工 ◎伊那果鐵線橋完工 ◎土魯閣駐在所改築工事完工 ◎馬赫坡鐵線橋
	5 月	櫻「Truwan」駐在所。 托洛庫駐在所。 修繕馬赫坡駐在所。
	7 月	霧社小學校寄宿舍。改建霧社小學校寄宿舍，本房屋 70 坪、附屬建築物 30 坪，預定檜材需約 28000 材。霧社公學校也趁機作修建計畫，需檜材約 31000 材。霧社蕃，從馬赫坡後山「西茲西庫」搬運至霧社。總預算額：6388 圓整。
	8 月 5 日	土魯閣群共 43 戶、168 人遷居至萬大部落下游，形成 Inago 部落（今親愛村松林部落），後因發生霧社事件而逃回原社。
	10 月 7 日	「敬酒事件」日警吉村與莫那魯道長子達達歐莫那因敬酒發生衝突，吉村被達達歐打傷，因而揚言報復。
		飛行隊第八連隊任務。10 月 27 日至 11 月 21 日執行任務。
	10 月 27 日	霧社群 6 社趁霧社舉行運動會之際發難，殺死日本官吏、警察、平民及其眷屬 134

		人，同時攻佔附近各駐在所，搶奪槍支彈藥。
	10月29日	早上八點五分軍警協同佔領霧社。 臺中警察隊奪回三角峰駐在所，使道澤群無法參與反抗。
	10月30日	山砲大隊於霧社櫻臺設立陣地。 設立「味方蕃奇襲隊」330人。
	10月31日	「松井山高地」戰役。 反抗主力退入馬赫坡社，其餘散入附近各溪溪谷。
	11月1日	「馬赫坡高地」戰役。
	11月2日	馬赫坡社被軍警佔領。
	11月5日	「一文字高地」戰役 日軍臺南大隊在馬赫坡社東南方高地陷入苦戰，共有15名陣亡、11名負傷，被搶走機槍二挺。
	11月7日	埔里臨時機場完成，並派飛機4架進駐。
	11月11日	道澤群總頭目 Temu・Walis 在立鷹牧場附近 Habun 溪（眉溪上游）的 Tubuyawan 被反抗原住民殺死。
	12月11日	攻下「馬赫坡岩窟」。
	12月20日	搜索隊於霧社櫻臺舉行解隊式。 此役共出動警察1231名，軍隊1563名，共2794名；軍警戰死者28名、受傷26名，「味方蕃」戰死22名、受傷19名。參與起事者1236名，據估計死者約665名、投降者571名。
1931年	4月25日	「第二次霧社事件」 道澤群在復仇心理及日警的默許縱容下，分批攻擊霧社事件餘生者居住之西寶、羅多夫二收容所514人，被殺死及自殺者共216人。
	5月6日	霧社事件生還者112戶、283人被強制移居川中島（今互助村清流部落）。
	10月15日	日警藉舉行「歸順式」為由，誘騙移居川中島之霧社群參加，逮捕曾參與事件者23人。
	10月16日	日警藉在霧社舉辦家長會的名義，趁機逮捕霧社群中，未加入反抗各社的參與者15人。
1932年	8月19日	「霧社事件總決算」 日人將霧社地區諸部落的土地，分割給道澤、土魯閣兩群。

1933 年	8 月	櫻社（今春陽村）兩名獵人在馬赫坡溪上游打獵時，發現莫那魯道的屍體。
1940 年	7 月	巴蘭及塔卡南、卡奇克等三社，被遷至今中原部落，舉行移住完了式。

筆者參考自：鄧相揚（1998）《霧社事件》。阿威赫拔哈口述/許介麟編著/林道生翻譯（2000/10）
《阿威赫拔哈的霧社事件證言》。《仁愛鄉志》。戴國輝編著（1981/6）《臺灣霧社蜂起事件－研究
與資料（上）（下）》；中譯本魏廷朝翻譯（2002/4）等書目。

附錄二 賽德克族正名運動年表與正名宣誓詞

1、賽德克族正名運動年表

年代(年)	日期	內容	備註
1960	7月13日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由自稱為 Saejiq Truku/S'diq Toda/Seediq Tgdaya 的信徒代表於花蓮吉安教會組織並定名為太魯閣中會。	
1962		南投縣仁愛鄉春陽部落，成立太魯閣中會南投區會。	
1997	11月23日	南投地區的賽德克人同樣在教會的帶領之下跳脫於先前所組織的「太魯閣中會」而自行於南投春陽教會成立「瑟基克區會」以別於「泰雅爾中會」與「太魯閣中會」。	
2000	8月22日	南投地區的賽德克人於親愛教會將「瑟基克區會」改成「賽德克族群區會」，目的為「賽德克」一詞相較於「瑟基克」較為被社會大眾熟識，而將族群自稱更改為「賽德克」。	
2003	10月13日	在臺北青年劍潭活動中心舉辦太魯閣族正名公聽會	
2004	1月14日	行政院院長游錫堃宣布太魯閣族為國家認定之第十二族。	
2004	2月14日	花蓮縣秀林鄉秀林村【柏雲山莊】舉辦「2004年臺灣原住民白石聖山紋面民族（seediq ptasan）第一次會議紀錄」。	首次集結認同賽德克族稱之人士，於會議中研討賽德克族正名運動之組織架構與方針。
2006	4月7日	由祖居地的「賽德克文史傳承	

		協會」與「賽德克族社區人文重建關懷協會」以及移居地的「瑟迪克督達文化協會」進行連署千餘族人；共同向行政院原民會提出「賽德克族正名」在案，希望藉由今天的活動向族人們說明相關事項，以利「賽德克族」族名的確立。	
2006	11 月	成立「賽德克族復名促進會」	
2006	12 月 15 日	於仁愛鄉平靜國小舉行「賽德克族復名促進會第二次會議議錄」。	確認本『賽德克族復明促進會』之組織架構。
		發布「Seediq Tgdaya、Seejiq Truku、Sediq Toda 賽德克族復名運動促進會」之新聞稿。	
2006	12 月 20 日	舉行「仁愛鄉鄉民代表臨時大會賽德克族正名議決案會議」。	有別於太魯閣族正名運動以長老教會主導的正名運動，賽德克族正名運動以民間團體及有識之士組織的正名促進會，進行正名運動的推展。
2006	12 月 29 日	於南投縣仁愛鄉公所三樓會議室舉行「賽德克族復名運動促進會第三次籌備會議」。	
2006	12 月 30 日	於花蓮縣萬榮鄉衛生所三樓舉行「東賽德克族第一次復名研討會」。	
2007	1 月 12 日	於南投縣埔里鎮謝緯紀念青年營地舉行「賽德克族正名運動誓師大會」。	
2007	2 月 5 日起	於仁愛鄉賽德克各部落展開	

		「賽德克族部落說明會」。共舉辦九場部落說明會	
2007	10月2日	於埔里新事原住民就業服務中心舉行賽德克族正名運動促進會幹部會議。	
2007	11月14日	在仁愛鄉公所三樓集結，召開「賽德克族正名學術研討會」之會前會。	
2007	11月16.17日	於南投仁愛鄉廬山園飯店國際會議廳召開「賽德克 - 正名運動學術研討會」。	
2007	11月23日	原住民新聞台部落面對面。	
2007	11月28日	至原住民族委員會攜復明書陳情函文。	
2007	12月	出版由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委託研究《賽德克族正名》。	由林修澈教授率政大研究團隊之研究報告。
2007	12月25日	出版《賽德克族正名 96 年度成果報告書》。	由賽德克正名運動促進會發表之成果報告書。
2008	4月23日	行政院院長張俊雄宣布賽德克族為國家認定之第十四族。	
2008	4月27日	於花蓮縣固祿部落工作坊舉行「花蓮縣賽德克族記者會」。	
2008	5月10日	於廬山教會舉行賽德克族正名感恩禮拜。	
2008	5月17日	由賽德克族民族議會籌備會主辦、南投縣仁愛鄉公所協辦舉辦全國性賽德克族感恩祭 mddahun/mssahul/mddahur。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製表。

2、賽德克族正名誓師大會宣誓詞

- 一、誓言延續身為 Sediq Toda/Seejiq Truku/Seediq Tgdaya 族人之血脈淵源，不容他者藉用學術、論說之名刻意扭曲與蔑視。
- 二、堅守承自先祖囑咐 Sediq Balay/Seejiq Balay /Seediq Bale 之名分，亦正我族人自我「族」稱意象表徵。
- 三、刻記我族起始源流，不因時代、社會及所處環境之變遷、轉移，而有所遺忘與分歧。
- 四、鑑於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及中華民國總統陳水扁先生與臺灣原住民簽署「新夥伴關係協定」之精神，要求中華民國政府應尊重與支持我族族稱正名為「賽德克族」之決心與意志。

Seediq Tgdaya (德哥塔雅) 版宣誓文

Tgkingan、

Mplutuc miyan naq ngayan pnuyahan rdrudan miyan cbeyo，uka sresan ma uka brahun ka kiya.

Tgdaha、

Klwaun miyan naq ngayan pneeyah pusu rudan miyan cbeyo,kiya si ngayan miyan ba blbale.

Tgteru、

Uxe miyan ba ch-ngiyun ka pusu pnuyahan miyan bale,ani so kenu ka knpnyuxan na nuniqan miyan ge，uxe miyan pgdangun ma uxe miyan umpswaye ani dehuk knuwan uri.

Tgsepac、

Niqan ka Gaya kesun Seediq-Tndheran saya,ma pnteetu kari ka ita Seediq daka Plmuka ga qmlqhang ita hini saya uri,kika naka spooda kari pntteyan ciida ka ooda miyan saya nii,uka hhridan ka lnglungan miya maangan ngayan tnpsuwan ba rudan nami—「Seediq Bale」.

Sediq Toda (都達) 版宣誓文

Tukingal、

Emplutuc nami nak hangal pnyahan rdrudan nami cbiyaw,uka srsan mi uka brahun ka kiya.

Tudha、

Klwaun nami nak hangan kndadax pusu rudan nami cbiyaw,kaysa blbalay bay hangan nami.

Tuturu、

Uxay nami bay chngiyun ka pusu balay pnyahan nami,ana so keynu ka knpnyuxal na nniqan nami u，uxay nami pdangun mi uxay nami empswayay ana dhuq knuwan uri.

Tuspac 、

Niqan ka Waya suca Sediq-Tndxral saya,mi pnsdhu kari ka ita Sediq mi Plmuka wa qmlahang ita hini saya uri,kayka naka spoda kari pnsthuwan cida ka ooda nami saya ni,uka hhridal ka lnglungan nami mangal hangan tnpusuan bay rudan nami— 「 Sediq Balay 」 .

Seejiq Truku (德鹿谷) 版宣誓文

Tgkingal 、

Emplutuc nami nanak hangal pnyahan rdrudan nami sbiyaw,ungac srsan ni ungac brahun ka kiya.

Tgdha 、

Klwaun nami nanak hangan pnyah pusu rudan nami sbiyaw,kiya sa balay bi hangan nami.

Tgtru 、

Aji nami bi shngiyun ka pusu bi pnyahan nami,ana saw keinu ka knpryuxal na nniqan nami o , aji nami pgdangun ni aji nami empswayay ana bitaq knuwan uri.

Tgspac 、

Niqan ka Gaya ksun Seejiq-Tndxgal sayang,ni pnsdhgan kari ka ita Seejiq dhaka Plmuka ga qmlqhang ita hini sayang uri , kika naka spuuda kari pndhgan siida ka uuda nami sayang nii , ungac hhridan ka lnglungan nami maangal hangan tnpusuan bi rudan nami— 「 Seejiq Balay 」 .

附錄三 筆者霧社事件研究隨筆



歷經了將近 80 個年頭，
「櫻花」見證了賽德克人的歷史足跡。
當櫻花含苞待放的那一刻，
意味著昔日殺戮戰場的賽德克人；
如同寒冬綻放的櫻花不停的繁衍後代子孫。
雨後初光穿透片片下落的「櫻花雨」上，
如夢似境；
心領神會感受這溫暖的一刻。
帶我進入嚮往的「櫻花國度」。

賽德克族的歷史脈落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班

時間：2007年3月15日

地點：政大研究室

Watan Nomin

賽德克這樣的名稱首度出現在歷史舞臺，大概是由 1896 年以後日本學者來臺做田野調查，針對泰雅族所做的民族分類時，因為發現泰雅族與賽德克族之間的差異而將賽德克族獨立於泰雅族之外。但這樣的分類法也是要等到 1917 年由佐山融吉所發表的一篇論文《蕃族慣習調查紗績族篇》才開始在文獻上有明確的記載關於賽德克的社會文化概況。但我們知道由於相繼來臺做研究的日本學者因為學術背景、領域專長的不同而所採用的分類標準不一，結果造成賽德克族在分類上常被隱藏起來，關於詳細的分類歷程；由日據時期一直到當代，可以參閱鄭光博所撰寫的《從祖源觀念爭議論當代「泰雅族」歷史記憶的建構》這篇學位論文，研究內容有整理出日治時期以來學者做的分類並且做精采的評論。回到之前所討論的，雖然賽德克的名稱使用上是日本學者在文獻資料上所提及的，但是在清朝時期的文獻中賽德克卻以不同的稱呼出現。在此，用四個時期粗略的來說明賽德克族的歷史脈落。

一、口述時期

目前這方面的研究大多是根據廖守臣《泰雅族的遷徙與研究》，廖守臣作為一個銜接日據時期慣習調查的研究方法，勾勒出泰雅亞族與賽德克亞族的遷移路線圖，研究成果對於後來研究這領域的人有相當大的幫助。就賽德克亞族來說，根據口傳，賽德克亞族大約在三、四百年前就從祖源發祥地(Pusu Qhuni)順延溪谷河流處向上遷徙至仁愛鄉境，並由於人口數量漸增與獵場不堪負荷量，漸漸往中央山脈以東遷徙，形成東賽德克群。至此研究結果便趨向現今賽德克族的分布狀況。姑目·裕芭絲《部落記憶-霧社事件的口述歷史》中作者累積十年的田野調查資料，也可以看到賽德克族在口傳中的傳統社會輪廓。

二、清朝時期

此時期對於「生番」的敘述在文獻上幾乎是很少看見的，比較多提到的是「熟蕃」。因當時的社會空間有明顯的「番界」(土牛線)之分，界內是「人」生活的領域，而界外則是「野獸」所生活的空間。此外「生番」與平地之間的互動是處在

比較緊張的狀態，因當時「界外」還保有傳統的社會習俗；出草。在這樣的社會限制下就很難對於賽德克族有進一步的了解。即便如此，在歷史文獻與史料的爬梳下，還是可以發現賽德克族在此時期的蹤跡。黃叔璥《臺海使槎錄：卷六》，在這本史料中提及了當時的社名，經後人的研究考證確實是賽德克族生活的領域，也將賽德克族從口傳時期帶入了文字記載時期。

三、 日據時期

隨著中日「甲午戰爭」雙方互相簽訂了「馬關條約」，臺灣就在這樣「莫名」的情況下被割讓給日本殖民政府。1895年5月29日日軍從澳底登陸，開始對臺灣全島進行武力征伐。起初對於「蕃人」的處理方針是以封鎖為主而不積極進行武力征討，因為主要還是要先平定平地反抗的勢力。在日殖勢力入侵臺灣後，於1896年展開了全島的蕃族調查，主要用意是經由這些調查成果而進行對「蕃人」的管理與統治，賽德克族也就是在這波全島的調查中被建構出來的。

1898年，伊能嘉矩在《東京人類學會雜誌》發表了一篇文章，他以地理環境因素將賽德克族分為兩個群，以中央山脈為界，以東為東賽德克群，以西為西賽德克群。如此的分類雖然對於管理下的泰雅族分類沒有特別的意義。但是從這樣的分類，透露出來的訊息是，日本學者對於賽德克族已有初步的了解。一直要到佐山融吉1917年所發表的論文才正式將賽德克族脫離於泰雅族的分類範疇，這是從學術的觀點探討。從軍事的觀點來看，賽德克族與日軍的直接接觸則是在1897年的「深堀大尉事件」與其後1902年「人止關事件」，賽德克族就此活生生的跳進歷史的舞臺，因為在此之後日本理蕃當局與賽德克族之間的互動結果，可說是牽動了日本治臺的政策施行方針。

四、 國府時期至近代

曾一度活躍於日殖時期前中時期的賽德克族，在國民政府接管以後，便又繼續成為被隱藏的一族。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國民政府對於臺灣原住民的分類基本上是延續日本學者鹿野忠雄、移川子之藏的分類法。在此分類法雖然將泰雅族分為泰雅亞族與賽德克亞族，但是這樣的分類法也讓賽德克人被迫使用泰雅族這個族稱。可以說直到「太魯閣族」正名之前賽德克族稱的認同可說是被壓抑而漸漸遺忘在新一代的賽德克人之中。

五、小結

賽德克族在歷史舞臺的展演中是被漠視的，1913 至 1921 年曾有一度被日本學者「正名」為獨立的一族，不過終究是曇花一現。賽德克人現在確實是活生生的生活在仁愛鄉境以及卓溪鄉、南澳鄉小部份，這是不爭的事實。從賽德克史、臺灣史、東亞史乃至於世界史，都可以清楚看到賽德克人在歷史時間軸上所留下來的足跡。但是為什麼賽德克族還是不能得到國家的認同，2004 年「太魯閣族」的正名更是讓賽德克族的認同推向混亂的淵藪。如果我們從賽德克史發展的脈落看下去，這樣的結果是非常的不合乎常理的。

賽德克人的『賽德克』概念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班

時間：2007年3月22日

地點：政大研究室

Watan Nomin

「賽德克」這樣漢字的書寫方法，對賽德克人來說很顯然是外來的符號表現。在先前討論的地方就有大概說明了一下關於「賽德克」譯文出現於文獻記載中的來由。最早應該是伊能嘉矩所翻譯出來的漢字「賽德克」，為了方便管理島內「蕃人」的前提之下，賽德克人也被日本學者共同想像成一個「族」的概念，成為了近代臺灣原住民以「族」來作為認同的單位。我們從口述歷史的資料來看，賽德克的傳統社會的組織架構，是絕對看不出有「族」這樣整體的概念，即便是同一個語群，例如 Toda 語群來說，就內部認同還是會有明顯的「我群」、「他群」之分。因為傳統的社會組織是以 Alang(部落)為最大的社會組織，只要是跨過這個組織，「我群」與「他群」的界線就會清楚的浮現出來。但是為了方便進行以下的討論，在此還是以三個語群概念中的「賽德克」來做說明。

一、 Toda(都達)語群的「賽德克」

從羅馬拼音系統的書寫方式來拼音，所呈現出來的文字符號是「Sediq」（斯疊克），它所意指的意思是「人」的意思。在 Toda 語群裡它可以直譯成「人」，同樣的也可以解釋成「同一群的人」。後者是在當有其他兩個語群在的情境之下，為了要進一步知道對方是不是同 Toda 語群而使用的意涵。但如果是在一個都是非賽德克人的情境中，所問的就只會區分出賽德克人與非賽德克人。這兩者的區別可以很快的區別出賽德克人與否，但是對於賽德克人的概念中「賽德克」所指涉的就是所謂的「人」的概念，並沒有解釋成「非人」、「禽獸」等意涵。

二、 Truku(德路固)語群的「賽德克」

有別於 Toda 群，Truku 群對於「賽德克」這個名詞，同樣的用羅馬拼音系統呈現出的文字符號則是「Seejiq」（瑟基克），「j」的發音取代了「d」的發音。因此在「賽德克」這樣的漢字名稱還未獲得普遍賽德克人認同之前，臺灣基督長老會牧者甚至選用「瑟基克區會」作為賽德克族的長老教會體系的一個區會，後因「賽德克」此名稱逐漸獲得認同，而後改成「賽德克區會」。Truku 群對於「Seejiq」

在認知上與其他兩群是大同小異的，只有在特殊的情境下才會有不同指稱，基本上都是指「人」的意思。

三、 Tgdaya(杜固達雅)語群的「賽德克」

在 Tgdaya 群中對於「賽德克」一詞所書寫出來的拼音符號為「Se-ediq」(瑟欵疊克)，在發音上重音落在第二個母音，因為結構上是屬於雙母音連在一起，所以在發音來說比較有別於其他兩群，基本上也是指「人」的意思。

四、 小結

基本上三群對於「賽德克」在語意上的解釋都是指稱「人」的意思，也就是說在區別「我群」(賽德克群)與「他群」(非賽德克群)的時候，這是最淺顯易懂分類。但是誠如先前提及的，在一個同是賽德克「族」的情境中時，不同語群所說出來的「賽德克」(Sediq/ Seejiq/ Seediq)，所代表的就是另一個區分「我群」與「他群」的重要指標之一。因此當我們要討論賽德克人的「賽德克」概念時，這樣的社會特性必須要先弄清楚，否則可是會落入「集合名詞」的圈套中。

我們從另一個思考角度來探討，「賽德克」這樣的漢字翻譯名稱對於賽德克人來說其實沒有多大的意義，因為它是由日本學者所提出的一個集合名詞的概念並且讓接觸到這個名詞的賽德克人開始想像其共同體；「我群認同感」。漸漸地，隨著「族」的整體概念傳達到賽德克社會中時，慢慢建構出所謂的「賽德克共同體」這樣賽德克族的全體概念。加上道路的便捷、資訊傳達的順暢，打破傳統社會舊有的社會組織架構，不再是以 Alang(部落)為最大的認同邊界，取而代之的就是「賽德克族」這樣的實體社會組織。當然從一個以 Alang(部落)為認同的基礎轉變為以「賽德克族」為認同的這樣一個歷程，相信就必須藉由賽德克族正名大業的確定，才能使得「賽德克族」這樣的民族認同有個堅定的認同輪廓，同樣的也就可以解決擺盪多年「泰雅族」、「太魯閣族」、「賽德克族」認同上的序亂。

味方蕃研究－破除賽德克族二元論的污名化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班

時間：2007年3月28日

地點：政大研究室

Watan Nomin

片段的歷史解釋，只會加深扭曲「歷史」，究竟隻字片語拼湊出來的詮釋意涵，能代表一個群體於歷史脈動中的歷史定位嗎？又「歷史」已是發生過的事實，當我們重新去面對「歷史」時，站在本位主義的觀點來詮釋，如何在「歷史」的框架之下進行具有當代解釋意涵的論述，我相信是比較趨近於客觀的討論。

相信這樣的問句，放諸於臺灣原住民族經歷的殖民與被殖民的歷程中，一定可以激起歷史記憶中的共鳴。而在此筆者所要討論的則是以賽德克族的經歷為例子，提供討論空間，讓大家可以初步的了解，賽德克人（筆者）在面臨這樣的議題時該怎麼去討論。

如標題所示，「味方蕃」對於部份的賽德克群來說，是一個沉重的負擔；一個不敢觸碰的歷史傷口，因為它在當代歷史的評價中是負面大於正面的評價。用比較讓人了解的說法就是所謂的「親日蕃」（相對親近日本人的蕃人）。這樣的歷史評價對於賽德克內部來說是一個「和解式」的絆腳石。用此觀點操弄群內的關係，就像一把剪刀硬生生的剪斷賽德克族的臍帶關係。因為後人只要一提及「二元論」（親日蕃與抗日蕃），立即就顯現關係帶上的裂痕，似乎就沒有可以繼續談的必要了！因此，就從「味方蕃」開始討論起。

關於「味方蕃」一詞的文獻資料大多是屬於帶過性的描述，就目前的文獻看來，也沒有做比較深入的探討。因為此用語算是武力征討的策略之一。後人的研究也只有照本宣科的將這個辭彙帶進討論裡，所以在此用有限的資料來對「味方蕃」來做一個初略的分析，希望對於此詞彙能有重新的認識。

一、「味方蕃襲擊隊」的由來：

基本上，在日治時期這樣的編制是屬於體制外的編制。換句話說，日本理蕃軍警是在理蕃時期為要順利進行原住民地區的武力征伐，隨後才採取這樣的理蕃策略，大抵上是由於以下兩點因素而進行組編。

- ①. 日人所使用的先進武器與精良部隊，難以剿平「北蕃」境內的反抗事件，而產生此編制，簡單的說是用「以蕃制蕃」的手段來達到討伐的最終效果。
- ②. 以論功行賞的方式來組織這樣的襲擊隊，建立獎金制度，驅使「蕃人」加入這樣的組織。

二、「味方蕃」的定義

從《理蕃志稿》裡就可以看出日人對於「以蕃制蕃」策略的肯定。1895年日本殖民政府挾帶著先進的武器在全臺展開武力征討，此起彼落的反日聲浪都在日人勢如破竹的攻勢下逐一弭平。惟獨在「蕃界」的區域，三不五時的襲擊腦寮，帶給殖民政府武力征討上的打擊。在這樣的挫折下「蕃通」就成了關鍵的角色，開始遊說部落的族人加入襲擊隊並賺取獎金。

「味方蕃」在語意的解釋下意即協助日本軍警投入武力征討的戰事中。因此後人在討論此名詞時就會用「親日蕃」的概念與「抗日蕃」做為對照組，這也正是賽德克內部的二元論基本的輪廓。

從文獻資料上來看，賽德克族最早被劃編在「味方蕃奇襲隊」的編制裡，大抵上是在1920年（大正9年）的薩拉矛抗日事件，關於此事件不再贅述，但值得注意的是莫那魯道所屬的 Mahebo（馬赫坡社）也在這個奇襲隊中攻打薩拉矛（Salamau）部落。從1920年「薩拉矛之役」以後，日本理蕃當局都用這樣的策略操弄各民族間的關係。直到1931年發生了「第二次霧社事件」，由日本人主導而 Toda（都達）群執行的獵首行動，更是將這樣的策略推向高峰。在「霧社事件」發生之後討伐部隊長官服部兵次郎大佐有這樣的說明：「**他們（生蕃）的凶暴固然可恨，但若加以薰化善導，或許在緊急時，他們能在我軍領導下，成為軍隊的一部分。**」因為從此之後一直到1945年日本戰敗，整個政策就產生了大轉變。

三、「抗日蕃」與「親日蕃」的迷思

按照字面上來解釋，「抗日蕃」；反抗日本人的蕃人，「親日蕃」；親近日本人的蕃人。這樣的分類是賽德克人在經歷霧社事件之後，被後人研究時所採取的一種分類法。有些研究結果更是斬釘截鐵的將這樣的分類歸納為「抗日蕃」（Tgdaya 群），「親日蕃」（Toda 群、Truku 群），這樣的研究結果的確是有失嚴謹且必須做進一步的分析。例如：在 Tkdaya 群裡並不是12個部落都響應抗日，其中也有6個部落採中立的態度亦或是暗中協助、暗中殺日，而在 Toda 群與 Truku

群中，我們從口述資料不乏看的到起而響應殺日的案例。因此用這樣的方法切割賽德克人在「霧社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筆者認為不是一件妥當的事。因為學者的研究結果直接影響到了生活在當代的 Toda 群與 Truku 群。每當談到「霧社事件」；每當論及「二元論」，似乎這兩群的賽德克人只能默默的承受被學者所貼上的「標籤」。除此之外，當談論到 1931 年的「第二次霧社事件」時，Toda 群更是得承受罪大惡極的「味方蕃」「標籤」。甚至會讓人不敢去面對自己族群在歷史中所做的事。

四、破除「污名化」

「去污名化」在當代原住民的社會中是一個熱門的議題，最主要的訴求是，希望藉由本位主義的觀點來平反主流社會對於原住民社會文化的刻意扭曲。換句話說，就是讓原住民自己來說歷史，好讓社會大眾重新認識。因此原住民開始掌握了歷史的解釋權，讓歷史事件有不同層面的觀點進行討論與對話空間。特別注意的是關於詮釋的部份必須要在「歷史事實」的客觀前提下進行討論，惟此所主張的論述才不至於是另一段扭曲的歷史。

賽德克族也要「去污名化」，但並不是要規避「歷史責任」，而是要藉由一些客觀的條件，讓當代的人對於「二元論」、「味方蕃」這樣的歷史名詞能有不同的切入觀點。正當日本武力征討的星火燃燒並蔓延在全島之時，無一倖免的賽德克族也在這波浪潮中被擊倒垮，從「霧社事件」的結果來看確實是如此。賽德克人中的 Tgdaya 群所面臨的是空前的浩劫，從將近 1500 的人口驟降至 200 多人，這樣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情景不是我們後人所能體會的。而 Toda 群與 Truku 群雖然得到了土地，但是卻得背負事件發生以來「親日蕃」、「味方蕃」這樣的沉重的罪名。Toda 群到目前為止依舊得不到諒解，並在幾次的「霧社事件」紀念日中被屏除在外，導致我們這一代的賽德克人產生認同上的挫折。對於歷史中已經發生的事，面對它而不去逃避它，詮釋它而不去扭曲它，如此才能給予後代子孫正確的賽德克史觀。

五、小結

回到事件發生的場域，閉上雙眼試著想像 Rudan（長輩）們所歷經的這一切，霧社事件所拼湊出來的圖像並不是只有現在所呈現出來的那般侷限性、目地性、政治性。每一個「霧社事件」的關係者恰如其分的在這段歷史中扮演自己的角色。如果說這是屬於賽德克族的歷史，那麼每一個環節每一段故事，都是一塊不可或缺的拼圖，就如「味方蕃」、「親日蕃」、「抗日蕃」這樣的歷史結果在事件中

都佔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只是當我們後代子孫在重新了解這樣的名詞之後，能不能建立不同的解釋空間，持平地而非亂無章法的建立屬於賽德克人的當代觀點。畢竟現在賽德克人已經漸漸凝聚了跨部落；「族」的概念了，在強調以「族」為認同單位的時代，對於了解我們過去的歷史固然重要，更重要的則是要學習如何卸下沉重的包袱，讓賽德克人成為一個整體，一個共同認同的「族」。

賽德克人的神聖空間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班

時間：2007年4月5日

地點：大安宿舍

Watan Nomin

「空間概念」對於臺灣原住民來說是很重要的一個概念，在地圖劃分空間的技術還沒有滲入傳統賽德克部落中的時候，究竟賽德克人是用什麼方式來認知空間的歸屬感，這是筆者想要探究的主要核心。

當清帝國還沒入侵臺灣原住民族的生活領域之時，可以想見臺灣多山的地形就成為善於狩獵的民族馳騁獵物的獵場。在所謂的「國家權力」還未直接影響部落社會的時候，當時獵區的範圍邊界就在不同民族的不同社會規範的約束下「約定成俗」的劃定，彼此間也不免因為獵區的遭到侵犯起而「出草」。但是在原住民的規範中這是屬於「個人與個人」、「個人與家族」亦或「家族與家族」之間因獵區被入侵而採行的一種「社會制約」；對於原住民來說這是一種維持社會秩序的方法之一。以賽德克族為例，大致上空間分佈在於臺灣中部地區，經人類學家臆測中部地區極有可能是臺灣南島民族的發源地，因為此區域的民族成分非常複雜。語言學家薩皮耳認為：「語言最分歧的地方，就是民族的起源地」。生存於此地的賽德克人所要面臨的競爭是不同民族在相同領域空間進行狩獵的競爭，因此在這樣的競爭之下，就必須要有個「社會機制」來做應對，「出草」就是其中之一的制衡方法。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賽德克人要產生大規模族與族之間的戰爭，是比較不太可能的。

清朝為了保護移墾入臺灣的漢人免於臺灣原住民的侵擾而劃定了番界，從此，原住民的生活空間有了明顯的邊界。不論是從原住民的角度或是漢人的角度來看，這項政策對於長久以來以物易物建立原、漢關係的臺灣島內人民來說都不是一件好的事情，例如：為了保護埔里地區的漢人、平埔族於1896年4月1日設立的「埔里社撫墾署」，就是為了防止入山裡的賽德克族群等等下山侵擾。但是我們可以從零稀的衝突得知這樣的政策非但沒有保護到「界內」的人，反倒是漸漸加深「界內」與「界外」之間的仇恨。

日治時期，日本政府階段性的管理，延續清朝對於所謂的「生番」管理的方法，利用隘勇線的設置區隔出平地與山地之間的空間連續地帶。之後，如上舉的例子設立撫墾署並於現今的蜈蚣里設置駐在所加以切斷賽德克人對外的聯繫。直

到 1901 年「人止關之役」之後，正式與日本軍警直接的接觸。1905 年隘勇線的向前推進，警察勢力正式的進駐霧社地區。控制了霧社也就等於控制了賽德克的咽喉，所有的物資、資源連帶的被加以控制。以往認知中的傳統領域被挾制在現今的臺 24 線霧社至靜觀沿路兩邊，千百年來追逐獵物的廣大區域頓時間皆變成了「無主地」而收編於國家體系之中。殖民政府無所不用其極的掠奪了與賽德克人做養生息的山林資源。殖民地的警察更是枉顧賽德克人對於部落神聖空間的重視，恣意遊走於賽德克部落，破壞賽德克的社會規範（Waya、Gaya）。爆發了 1930 年的霧社事件，這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根據 Walis Ukan（張秋雄）的一篇論文《從賽德克族的傳統宗教看「霧社事件」一個 Sediq 的角度》中研究結果來探討，賽德克人對於神聖空間的認同有（Waya、Gaya）來做規範。在史料文獻以及實際的訪談中有提到關於賽德克人對於起源地（Pusu Qhuni）的一些事情可以做印證。當我們踏進了神聖空間絕對不能用手指稱，而在稱呼此地的時候還要經過轉語、轉意的方式來表達。根據親眼到過 Pusu Qhuni 聖地的獵人轉述以及臺大登山社當年所拍的照片，Qhuni（樹）並不是直譯的「樹」，而是一顆佇立在山頂上的 Btunux（石頭）。行經此地的獵人在言行舉止以及態度上必須要敬虔，稍有個不敬，根據口述必定招致風雲變色、天搖地動。萬大部落的 3 個獵人行經此地因為對於「神石」的不敬而招致禍害，只有一人平安回到部落傳講此事，但不久也去世了，因此當部落的人行經此地甚至都不敢直視此地。

在賽德克人的觀念中「部落」；共同生活的空間，就等同於一個神聖不容侵犯的空間，這樣的概念一直到現在還是根深蒂固的表現在賽德克人身上。在傳統社會 Alang（部落）作為一群人的界線與單位，「我群」與「他群」的認定也是用 Alang 來作為區別。當有別的 Alang 的人侵犯到自己的 Alang，有時甚至不惜以出草作為解決。根據筆者的部落經驗有這鮮明的記憶，在同一個；由日據時期所劃定的部落；以春陽部落（Alang Snuwil）為例。我們居住於第三班（Ruku daya）、（Kdasuc）的人會對於居住在第四班（Rucan）與第一班（Ayu）的人有排斥感，會產生這樣的情形並非春陽部落的分裂運動，實際情形是因為在日本來管理之前春陽部落的四個班原本就屬不同的部落。因此對於不同班的人自然而然就會有 Dhiya kiya（他的、他們的）這樣的觀念產生。

日本殖民政府的政策管理毫無疑問的徹底滲透了賽德克人的核心價值；Waya，並且混淆了賽德克人對於部落空間的認同。即便如此，我們依然可以發現賽德克人對於部落的神聖空間性還依稀保存在對於不同「班」所表現在意識上的

不認同，這樣的空間概念對於「我群」來說是可以維持它認定的族群邊界。但是換個角度去想，對於現代標榜以「賽德克族」為認同單位來說，這樣的「我群」認同概念勢必會對於現今的民族認同產生衝擊，我想這課題就必須交給新一代的賽德克人，如何創造賽德克人的新思維。

味方蕃襲擊隊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班

時間：2007年5月17日

地點：政大研究室

Watan Nomin

汲取了許多寶貴的知識，在這本書的〈霧社蕃騷動事件調查覆命書〉中也有很詳盡的敘述，關於日軍警是如何「以蕃制蕃」。只是在描述親日蕃是如何徹底執行理蕃警察授予的任務，此部份，就沒有本書的〈霧社事件誌〉來的巨細靡遺。

在這篇報告書中用日本人的觀點記錄下了軍警是如何進行掃蕩的工作，提供了很多比較機密的掃蕩過程資料，紀錄的手法簡直讓人感到身歷其境似的。軍警的編制、人員、出擊的時間日期、當時的氣候、地形、地勢、路線圖等等都記載的一清二楚(當然有些事實陳述的部份要稍作保留)。讓我完全跳進了時空漩渦裡，暗地裡想，要是自己也處在當時的情景，我會怎麼做？此時此刻，身陷了時空錯亂的狀態，似乎一入神，就分不清現實與遙想之間的區隔界線。

吸收了這麼多霧社事件的知識，對我來說，絕對沒有一件事是比我將要讀的「第七節 蕃人奇襲隊的活耀」這節衝擊來的大。在此之前，帶著沉重的心情準備要來仔細的閱讀這一節，一件我一直不敢面對事實，同樣也是造成彼此之間仇恨破口的地方，讓後代賽德克人揹負起背逆，沉重的控訴。「味方蕃襲擊隊」從事件發生後幾天，幾乎每天都出任追擊抗日蕃的掃蕩任務，在「獎金制度」確立之後，更是將這樣瘋狂的搜捕行動推向混亂的高峰。

試想，當一個 Toda 人追捕 Tgdaya 人，在生死存亡之際，Tgdaya 人求饒說：「Iya ku pqiri ka yaku, Seedeq ku uri.」〔不要殺我，因為我也賽德克人〕但是無情的竹槍，依然不動聲色冷酷的插入他的心臟，即便鮮血順延著竹槍流入他的手，他也面不改色的毅然決然取下他的首級，就是作為換取金錢報酬的「商品」。

從現代人的觀點去看，這真的是件泯滅天良的殘忍手段，是天理不容萬惡不赦的壞蛋，給他十次死刑，也不能洗刷他的罪惡。更何況是對婦孺下手，根據統計的數據，在這期間所獵取的 77 顆頭顱中，其中就有多達 31 顆是取自於孩童的頭顱。孩童何罪之有，是不是只能怪他們生錯時代了，竟然遭受到如此的殘忍對待。難道這就是所謂的生存法則嗎？就是在這一點上，我一直無法釋懷，雖然可以從許多客觀的當時的社會情況去做合理的解釋，但是事實就是如此，「味方蕃」

確實是執行了這個殘酷的任务。

就在這許多的不諒解裡，反覆的思索這件發生在將近 80 年前的事，其實，說真的，對於我們這一代；已經與霧社事件脫節的這一代賽德克人，我們沒有資格去評論，他們所切身經歷的事實；現在的歷史。因為即便我們留著與祖先同樣的血，但是我們絕對無法深刻的體驗到他們為形勢所逼的無奈，在飢寒交迫又絕對弱勢的時代。那種只為延續自己生命的驅動，迫使他們選擇這種方式生存下去；或者說，他們根本就沒有選擇的權利與機會，因為日本人只限定他們一個選擇而已。

對我來說，這個問題看似簡單明瞭但是卻又盤根錯節，從日本人的角度、抗日蕃的角度、親日蕃的角度、現代賽德克人的角度、關心霧社事件的人的角度來看，雖然都同樣指向一個事實；一件歷史。但是呈現出來觀點卻可以產生三百六十度的轉變，或許容我如此說：「構成霧社事件的各種角色，日本軍警也好、親日、抗日也好，每一個細節，每一個人物都是足以牽動事件腳本的重要元素；換句話說，去除當代對於歷史事件的評價壓力，構成霧社事件本身的人事物，都有其不可抹滅的存在價值。」

賽德克族的變遷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班

時間：2007 年 7 月 5 日

地點：政大研究室

Watan Nomin

一、前言

討論賽德克族的變遷可以從很多面向來作切入點，但是為了能夠扣緊主標題，在這裡的變遷還是以霧社事件作為最主要的變遷激發。在變遷的焦點上，以探討賽德克族部落互動關係為討論的項目。

賽德克部落在霧社事件發生前後，究竟產生什麼樣的變化？日本殖民政府的理蕃政策從中扮演的角色又是什麼？假設霧社事件作為部落關係轉變的關鍵點，那霧社事件對於賽德克族又有什麼樣的意涵？

二、霧社事件前的部落關係

1. 傳統部落生活

在賽德克的傳統社會組織裡，**alang**（部落）作為最大的群體認同單位，在先前的「賽德克神聖空間」一文中也有提及到，賽德克人對於捍衛 **alang**（部落）的空間可以不惜以「出草」作為解決受到侵犯的方法之一。由此可知傳統部落互動關係是在一個受 **Waya**（社會規範、社會制約）這樣嚴格的規範下進行的。**alang** 與 **alang** 之間稍有個觸犯到彼此的領域空間，有時甚至會引發 **alang** 之間以武力作為解決問題的方法。

2. 日據時期的部落生活

日殖民政府挾帶以絕對優勢的武力，長驅直入，藉由隘勇線的推進，將勢力如預期的帶進霧社地區，並對賽德克的部落加以控管。從 1908 年（明治 41）11 月，首先在霧社地區興建「霧社蕃務官吏駐在所」，日本殖民政府的勢力正式進入賽德克的生活領域。1908 年一直到 1930 年霧社事件發生的前夕，日警為了要有效監控賽德克人以及榨取賽德克人的勞力資源，遂陸陸續續建造警察駐在所，到 1929 年昭和 4 年的伊那戈（Inago）駐在所完工為止一共建造了多達 12 座的警察駐在所。警察駐在所的建立所在地，通常都是建在部落裡，而就其地理位置的策略性來看，幾乎都是建在部落較高的地方，用以完全監視部落裡的任何事物。駐

在所的進駐對於理蕃警察勢力與傳統部落關係這層意義來說，等同在宣告傳統的部落關係受到嚴重的踐踏與操弄！

首先，就是以往的部落認同，是以一個 *alang* 為單位。但是日人為了管理上的方便任意將鄰近的 *alang* 劃編為同一個駐在所管轄區，例如 1909 年陶茲阿（*Toda*）駐在所就是把原本分屬不同部落的（*Rukudaya*、*Ungu*、*Rucaw*、*Ayu* 等部落）統一管理，打破了部落之間原本的空間對立關係。強迫駐在所區域的人重新認同日人進駐後所劃定的空間領域，只花不到 20 年的時間就將 *alang* 之間千百年來互動關係打亂並強迫區域內的人適應。

3. 勞逸的生活

上述從 1908 年以來進行的興建駐在所，這個工事在整個理蕃事業中只是其中一項稱之為警備設施，此外還有所謂的撫育設施；如教育所、學校宿舍、產業指導所等等設施，醫療設施；如療養所、診療所等等設施。在這些各種設施中興建的過程則必須仰賴賽德克人的勞力資源，根據 1930 年昭和 5 年霧社小學校寄宿舍工事的薪資記載，當時的每人工資是每人各 4 角。在這區域內的賽德克人必須放棄自己的農事而被迫加入勞役的工作，因此也導致了霧社地區的蜂起事件。

4. 貨幣的需求

在清代，貨幣的使用已經普遍於臺灣西部平原地區，然而此時的「生番」，賽德克人與鄰近的民族還是採用以物易物的傳統方式，換取必需品。對於貨幣的需求開始產生依賴性，必需要從日治時代說起。日人初期欲探究地形，派遣深堀大尉一行 14 人前往勘查地形，當探險隊要繼續前往探查花蓮港廳時卻遭「蕃人」殺害，日人得知消息後，立即封鎖後山群（*Truku*、*Toda*）一帶資源的輸入，嚴格控制鹽巴、鐵等必需品的輸入。後來因日人勢力進入了霧社地區，開始大興土木建造駐在所與其他設施，繇役「蕃人」並開始以每日工資的貨幣代價，驅使「蕃人」進行勞役的工作。漸漸轉變「蕃人」獲取民生必需品的觀念，對貨幣的需求欲隨著工事的頻繁，開始產生了依賴性。

此外，相較於前山群（霧社蕃）資源取得的便利，導致後山蕃（*Truku*、*Toda*）對於勞役後所獲得的貨幣，依賴程度更是比前山蕃來的大，因為在理蕃當局控制物資流動的策略下，貨幣成為後山蕃維持生計的主要來源。後山蕃土地相對貧瘠的事實，也是讓理蕃者得以用貨幣來控制此區域的人。

三、霧社事件後的部落關係

1. 味方蕃與抗日蕃

在事件發生的第一時間，理蕃政府當機立斷，延用著 1920 年「沙拉茂事件」的伎倆，組成「味方蕃襲擊隊」攻打沙拉茂（Saramaw）部落，這個理蕃策略，於賽德克內部組成了「味方蕃襲擊隊」。隨時支援日本軍警從事叢林戰與搜索藏匿在山裡的「抗日蕃」。一把仇恨的利刃切割了賽德克族。打破了傳統的 *alang* 認同，也打破了理蕃當局建立的「駐在所認同」，取而代之的是建立了「二元認同」（味方蕃與抗日蕃認同），從此賽德克人被這條復仇的界線一分為二。從口述歷史中可以清楚的看見日本人處心積慮所主導、所製造出來的矛盾與衝突，徹徹底底的解構賽德克人傳統的部落關係。為著懸賞的獎金，爭相替日本人賣命；進行搜索、襲擊的工作，其中最令人感到天理不容的事是，教唆 Sediq Toda（都達）的人進行所謂的「第二次霧社事件」殺害了 216 人並取下共 101 個首級，徹底執行理蕃當局的復仇計畫。

2. 集團移住

「集團移住」在理蕃政策中也是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為這項政策的意涵是希望藉由將居住在窮山關野的高山原住民，遷居到下游河畔適合農作開墾的地方。官方的說法是，讓原住民能過一個「安定」的生活。集團移住在理蕃政策中是一貫作法，大致上在方便管理的前提之下，所有傳統領域位居深山的部落，幾乎都被迫面臨到這項政策的措施。但是當集團移住的措施實施在賽德克各部落時，反而更是加深了「味方蕃」與「反抗蕃」之間的仇恨與臍帶關係上的斷痕，反抗蕃對於味方蕃親日、聯日的控訴，更是現今都無法撫平的傷口。對於理蕃當局而言，打斷賽德克部落空間連續性這樣一個策略，就是要徹底阻絕反抗蕃連同思想、意志最深沉的反抗意念，目的就是要將它連根拔除。

四、結論---變遷後的賽德克族

霧社事件後的影響，從日據時代、國民政府時代直到當代一直根植於賽德克人的心裡，就連我們這代與霧社事件無直接關係的這一代，也同樣受到了間接的影響。當別人談論到賽德克族的「二元論」時，或是自己進入這歷史記憶的情境裡挖掘事實時，起初真的是對於「味方蕃」的行為不能諒解，無法認同他們的所作所為，甚至是替自己身為「味方蕃」的後裔感到羞恥，懊惱為何我們的祖先要這樣殘殺自己的同胞，*pudin*（番刀）沾滿了盡是自己人的血，如此的斥責。可是當我越是有能力拆穿理蕃當局假冒為善的面具時、戳破殖民政府處心積慮的謊言時，我就越能夠客觀的看待霧社事件發生時，賽德克人在事件中所扮演的各種角

色。並不是漠然忽視抗日蕃在事件中揭竿起義、犧牲成仁的悲壯情操；也不是刻意扭曲味方蕃在事件中以番刀血刃自己同胞的歷史事實。從歷史學的追朔與民族學的實證，還原事件的真相，這樣對於我們後代的賽德克人才能有趨近於客觀的「霧社事件史觀」。

當代的賽德克人與日治時代的賽德克人差異點在於認同的不同。戒嚴以來，原住民運動的興起正式宣告以往部落單位為認同的時代正式走入了歷史，取而代之的則是集體權，族的整體概念；族為認同的單位。可是對於賽德克人來說在歷經了霧社事件所帶來的種種仇恨、矛盾、無法諒解等等有礙於想像賽德克族共同體等因子，該如何跨越此屏障，我想這就是當代賽德克人所必須克服的難題。

一條通往 Sediq Mddahur Stbalay（賽德克式和解祭）之路

（刊載於賽德克族正名九十六年度成果報告書 頁 201-202）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班 Watan Nomin

時間：2008 年 3 月 19 日

地點：大安宿舍

Watan Nomin

一、Wa hmuya da Sediq Balay／賽德克族怎麼了

自日治時期理蕃當局的「有效管理」與人類學家、民族學家的「科學分類」，賽德克族的 22 個部落（註：Alang-Tgdaya：12、Alang-Toda：5、Alang-Truku：5）無一倖免，全數捲入了一場非人的境遇，不論是「Sediq Cecebu Tanax Tunux」（攻日的人）或是「Sediq Dmayaw Tanax Tunux」（助日的人）都要在日人的「管理」下付出不同程度的「代價」與承擔不同程度的「歷史責任」。在賽德克社會文化因日人的管理而瀕臨崩解的狀況下，影響最大的莫過於以 Waya/Gaya 的社會價值觀自居的中心信仰體系，搖搖欲墜的進入了一個截然不同的政權統治之中。

二、Telu mi Plmukan ka wada smliq Waya/Gaya ta／民國時期社會價值觀的崩解

民國治臺初期百廢待舉，於是乎大興土木，表現在政策上似有帶領臺灣原住民族脫離日治時期普遍悲慘命運的願景，但是政策實際執行上卻是導致族群關係矛盾與衝突之濫觴。以賽德克族為例。

國民政府挾帶著固有的「反日情節」來到臺灣，在有心人士的鼓吹之下，原本單純因文化衝突等因素而爆發的「Pusu endan mqraqil dSediq/霧社事件」，一躍變成治臺後而建構出的「抗日史觀」，換句話說；原本存在於霧社事件的不同切入觀點，經過「抗日史觀」選擇性的建構過程而直接導致賽德克三群之間族群衝突的根源，影響層面眾多，然而最直接的影響則是阻礙建構賽德克「族」集體概念的歷程。

三、Manu dungusun dSediq ka Kiristokyo／基督宗教對賽德克族的意義

基督宗教（註：主要是以天主教、長老教會、真耶穌教為主，因其影響的層面較廣且容易觀察。）的傳入對於賽德克三群之族群關係來說有著劃時代的意義。在基督宗教進來以前，不同政權操弄的結果，顯而易見的是只是擴大三群之間的

臍帶裂痕、扭曲三群之間的族群認同。然而，當賽德克人接觸了基督宗教信仰，從個人乃至於族群產生了不同程度的療傷作用，沐浴在信仰「愛與包容」的恩澤裡，賽德克人開始自發性的選擇饒恕歷史中的 Pais、包容記憶中的 Kaalang。各教派也藉由跨部落與跨語群的活動慢慢的修補三群之間不共戴天仇的歷史恩怨。

但是基督宗教在部落所裡扮演的角色也有其侷限性，意即，教派與教派之間或許因為教義的不同等等，而產生在部落裡另一個我群、他群的認同指標，換言之，基督宗教對於跨部落、跨語群的族群關係的修補確實是起了劃時代的作用，但是，如果將視野拉到跨教派甚至是跨黨派的格局時，就必須再尋找一個擁有這樣性質的機制。

四、Alang、Sediq、Dsediq／部落、族群、賽德克族

1997 年南投區會由太魯閣中會獨立出來而稱之為「瑟基克區會」而後（2000 年）更名為「賽德克族群區會」，這一連串的自我民族識別，除了跳脫學術界「客體/他稱」民族分類的架構，另一個重要的意義在於醞釀出賽德克族的正名運動。正名運動從部落菁英、專家學者、關心民族延續命脈的有識之士，由此展開。並於 2007 年 1 月 12 日假埔里鎮謝緯青年營地所盛大舉行的「賽德克族正名誓師大會」將之推向高峰，為此向社會大眾堅定的宣示「Dsediq」（賽德克族）的決心。

走過序亂的 Alang、Sediq（Sediq/Seejiq/Seediq）日治時期時代，我們被壓迫、壓抑。當賽德克人跨入民國時代我們則是在壓抑的時代背景下選擇「自我隱藏」。直至「賽德克族正名誓師大會」這個跨越所有導致賽德克三群之間的族群藩籬（註：造成藩籬的可能因素，部落、語群、教派、黨派等等種種因素）宣示以來，我們要堅定的步入整合為「Dsediq/賽德克族」這樣的民族自我認同的歷程。也唯有正名一途，才能化解賽德克三群歷史以來的仇恨，因為「賽德克族」概念的建構必須要在放下歷史恩怨的重要前提下才得以進一步實現。

附錄四 田野照片

照片一：一群可愛的 Bubu



照片解說：筆者進行焦點團體訪談

地 點：史努櫻教會 廣場

照片二：Siyac Nabu



Aynu 的朋友



照片解說：Siyac Rudan 正向來自北海道愛奴族的朋友訴說霧社事件

地 點：春陽活動中心

照片三：Wukan Watan



照片解說：Ukan tama rudan 從山上工作回來後便接受訪問
地 點：春陽馬路邊攤販

照片四：Piyan Slin（右者）



照片解說：筆者利用中午吃飯時間與 Piyan rudan 訪談
地 點：Alang Snuwini

照片五：Peto Mtabu 魏錫欽牧師



照片解說：筆者訪問牧師情形

地 點：關懷站

照片六：右至左，Bawah Takun 、Wukan Watan、 Bawah Quraq



照片解說：在大伯（中者）的幫忙訪問中原部落的 Rudan

地 點：埔里

照片七：仁愛國中陳金山老師



照片解說：陳老師百忙之中接受訪問

地 點：仁愛國中教師宿舍

照片八：Puyaw Nabay



照片解說：Puyaw bubu 是部落中受人敬
重的長輩

地 點：住宅外

照片九：左至右 Kubuy Tanah、Bakan Tanah、Tapas Piqaw



照片解說：照片中者與莫那魯道有血緣關係

地點：住宅外

照片十：大合照

照片解說：訪談結束

地點：住宅外



照片十一：Ali 筆者偉大的母親



照片解說：母親為重要的翻譯官
地 點：自宅

照片十二：筆者家人

